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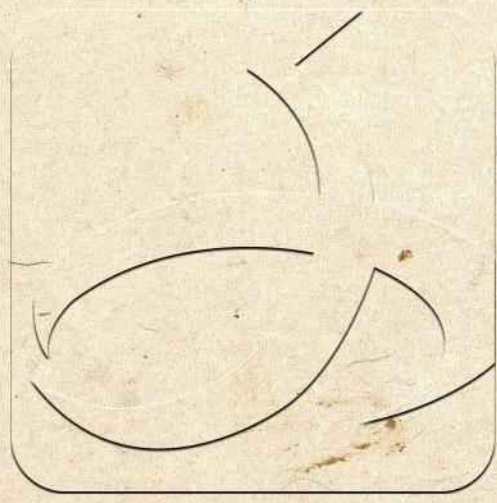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

1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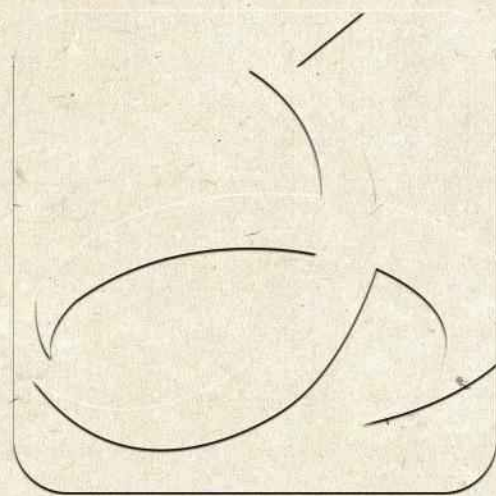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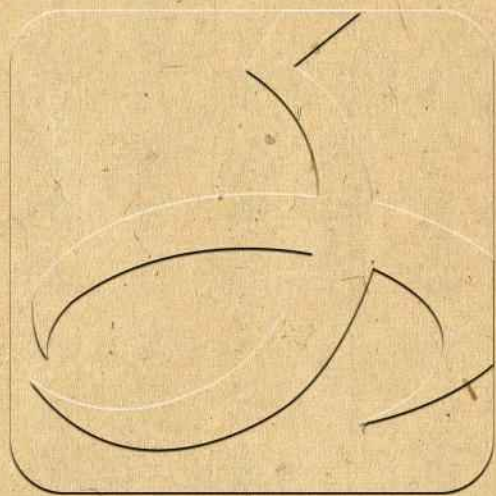
97.3464

1122

= 137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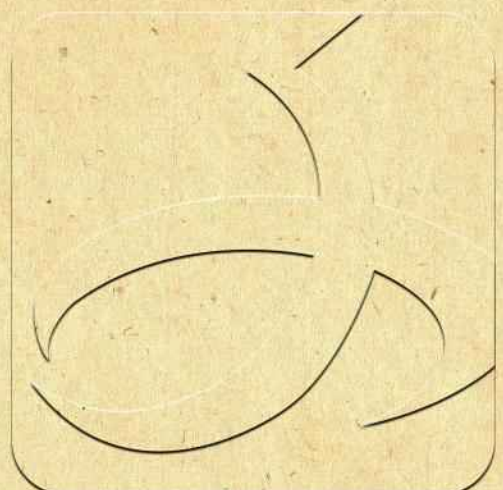
受業諸子參校

小學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
 此工夫今人全未會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
 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詠
 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取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
 矩做去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錄

古者小學已自暗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只就
 上面加光飾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



為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
 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
 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
 閒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賀孫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
 己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
 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
 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擗初頭如說
 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賀孫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

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
 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
 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
 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雅夫
 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道夫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廣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
 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丙政時
 士之子嘗為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
 會來然自身又卻在規矩準繩之外義剛

分言詳類 卷之二 二 正誼堂
總論爲學之方

這道體浩浩無窮

道體用雖極精微聖賢之言則甚明白

若海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

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

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用儒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

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皆是定本

人傑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

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

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

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

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

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備

這箇道理各自有地頭不可只就一面說在這裏時是恁

地說在那裏時又如彼說其賓主彼此之勢各自不同

備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空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棟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謨

為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卻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密今人多是未會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治得一閒半房所以不濟事備

識得道理原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

少木去起屋少閒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

放處賀孫

須就源頭看教大底道理透闊開基廣開址如要造百閒

屋須著有百閒屋基要造十閒屋須著有十閒屋基緣

這道理本同甲有許多乙也有許多丙也有許多賀孫

學須先理會那大底理會得大底了將來那裏面小底自

然通透今人卻是理會那大底不得只去搜尋裏面小

小節目植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

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孫賀

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去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卽是於小處便不會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

曰如今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卻是從頭起
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
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
一箇坯素相似明作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頭目工夫後方
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聚將去才等待大頭目後方做
即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去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
之需者事之賊也至

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覺惟既識得箇入
頭卻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江文卿云

只先生一言一語皆欲為一世法所以須著如此曰不
是說要為世法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
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合下當然賀孫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
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
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
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
見得人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
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消喫也得到
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賀孫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
 迷而不反聖人爲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况又
 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
 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大雅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
 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廣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
 不是過外道祖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
 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眞實
 道理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
 觀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爲此學者立志
 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謨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箇
 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
 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
 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
 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卻於自家

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要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
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
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謨

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曾做一
件事看遇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 雅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
弱事又曰為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快去寓學聖

門弟子惟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
難日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

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蹉敬也 寓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

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 振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
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

聖 酒

今之學者全不會發憤 升

為學不進只是不勇 肅

不可倚靠師友 方

不要等待 子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

午閒無事則午閒便可下手午閒有事晚閒便可下手
卻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
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日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

何緣長進益

大抵為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

鈍之資卻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伯羽

為學勿責無人為自家剖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

做工夫要自見得道夫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可學

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明德

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至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道夫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

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

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

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二萬竈明日一萬竈又如韓信特

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

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

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力行

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

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留

為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
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為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
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
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
此船不得上矣治

學者為學譬如煉丹須是將百十斤炭火煨一餉方好用
微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將百十斤炭去煨便要將
微火養將去如何得會成恪

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瀉

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振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驥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
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
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從

不帶性氣底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方

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
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方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際為
己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漫恁

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
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己事要須

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賀孫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

步實做將去廣

只是實去做工夫議論多轉關了德明

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

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

不住銖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

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

相干涉備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卻有長進方可備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

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德明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

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土毅

見須是見得確定涪

須是心廣大似這箇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方子

最怕麤看了便易走入不好處去士毅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振

大凡學者無有徑截一路可以教他了得須是博洽歷涉多方通振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方子

大本不立小規不正可學

刮落枝葉栽培根本可學

開闢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廣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明德

若只是握得一箇鶻崙底果子不知裏面是酸是鹹是苦

是甜須是與他嚼破便見滋味醋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

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以寬

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為心不可促迫也人

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

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

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洽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卻能盡快我意要在虛

心以從善升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人傑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

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

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

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端蒙

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卻須終有到時惟

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必大

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工之實不必費辭使

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汎為端緒

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人傑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三十分

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

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

於事道夫

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

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為學亦當如此曰

然壽

切須去了外慕之心力行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文蔚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閒萬事

顛倒迷妄耽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著眼也又
答人書云世閒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胷中惟有窮
理修身爲究竟法耳備

論知行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
論輕重行爲重祖閱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
磨自修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
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泳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腳說但只要
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爲先論輕重當以力行

爲重端蒙

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閒都成一箇物事所謂
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才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
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爲始也夔孫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儒用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
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

得賀孫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日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

致知一段明德

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礙彼一事便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兩事便相礙居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只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廣

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卻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

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端蒙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

空道夫○以下論知為先

有人專要理會躬行此亦是孤去偽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幹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傳說云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讀

他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裏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逸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傳說說起他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于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夢孫人為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閒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閒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閒都射在別處去了卓○以下專論知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

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賀孫

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

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

知如何理會箇得恁少看他自是甘於無知了今既要

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梢都不濟事道夫

○以下

窮理

人生天地間都有許多道理不是自家硬把與他又不是

自家鑿開他肚腸白放在裏面賀孫

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

窮得理不能盡得心陽

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涓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為物塞了而今麤法須

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

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舊見戀不肯捨除是大

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夔孫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

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

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

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銖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為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閒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閒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長

在天地閒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及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兪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

恪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麤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

看儘入深儘有在

士毅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來

崎嶇底便不好

節

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只是見得不透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二元妙

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

道夫

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

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

若拘滯於文義少閒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

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

在

祖道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

卻自會清

賀孫

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墮於

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道夫

讀書法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台下半具所以要讀書者

蓋是未曾經歷見得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

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

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台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
至

為學之道聖賢教人說得甚分曉大抵學者讀書務要窮
究道問學是大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看書要看
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
道理與自家心相肯方得讀書要自家道理浹洽透徹
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
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椿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節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方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祖

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

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植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

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

人

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

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

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

卻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版涪

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搥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豈可

忽略留

看文字當如高船大扁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

纔離小港便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留

讀書看義理須是曾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

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曾中便結聚

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心去玩

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涪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今

認下著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說以前

不會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成又怕那箇難又怕性

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閒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問

遲速少閒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會做得今使用下工

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閒擔閣一生不

知年歲之老留

天下書儘多在只恁地讀幾時得了須大段用著功夫無

一件是合少得底而今只是那一般合看過底文字也

未看何況其他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
 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為
 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
 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
 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
 字卻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
 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汎汎然念多
 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卻當兼看已

讀者璘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消云欲將諸書循
 環看日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
 然並進卻反為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
 可拽滿己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
 恐自家照管他不過帶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或一
 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腳踏這一段
 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崖去崖得多後卻見頭頭道
 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

省卻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解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然用工亦須是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大雅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入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會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會去細釋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

又曰不可信口依稀略綽說過須是心曉寓

其始也自謂百事能其終也一事不能備

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廣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

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為有補於學者若海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著落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大抵為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卻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沈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

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謨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即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閒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躑躅不安一似倩

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摹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備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

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車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正此謂也如王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錄

今之學者看了也似不會看不會看也似看了 方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裏便欲捨

去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捨
 去方能體認得又曰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見
 有此屋便謂見了即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裏面逐一
 看過是幾多閣架幾多窗櫺看了一遍又重重看過一齊
 記得方是方子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季札

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脈芝

讀者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
 了無益揚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為學亦然

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去終至都不
 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廣

近日真箇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
 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
 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稍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
 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
 知一撞百碎前輩也是讀書某曾見大東萊之兄他於
 六經三傳皆通親手點注並用小圈點注所不足者並
 將疏楷書用朱點無點畫草某只見他禮記如此他經
 皆如此諸呂從來富貴雖有官多是不赴銓亦得安樂

讀書他家這法度卻是到伯恭打破了自後既弄時文
少有肯如此讀書者賀孫

人之爲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

心之所得者何事道夫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
常見得在心目閒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
悅處恐終無益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
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益卿

初學於敬不能無閒斷只是才覺閒斷便提起此心只是

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閒
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滾則此心易得
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賀孫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閒斷
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句逐字各有著落方始好商
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閒
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會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

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憫

立志不定如何讀書芝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

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卻說要虛心心如

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義剛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

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

何卻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

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卻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

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

意思靜了卻去看祖道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功夫未齊整只是以紛

擾雜亂心去看不會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

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

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為文處有云取古人之

文而讀之始覺出其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

益精習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

文上功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功夫亦合如

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卻且放心習寬閒不可貪多又曰

陸子靜嘗有旁人讀書之說亦可且如此

不可終日思量文字恐成硬將心去馳逐了亦須空閒少

頃養精神又來看

涪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

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

節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察

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

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麤底也

當看

震

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己意少刻多錯了又曰虛心切

己虛心則見道理明切己自然體認得出

舉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裏只被人不虛

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己身上一般

意思說出把做聖人意思

涪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

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

卻教當時人如何曉

節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

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

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

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涪

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

會處又其次則解釋文義雉

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言德明

因求講學言論傳之答曰聖賢之言明如日月又曰人有

欲速之病舊嘗與一人讀詩集每略過題一行不看題

目卻成甚讀詩也又嘗見龔實之轎中只著一册文字

看此其專靜也且云尋常出外轎中著三四册書看一

册厭又看一册此成甚功夫也方

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

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

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

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

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

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

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

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

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可學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

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

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卻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

浩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推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

璘

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文了卻著深思熟讀便如已說如此方是今來學者一般是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不如我說得較好此學者之大病譬如聽人說話一般且從他說盡不可勦斷他說便以己意見抄說若如此全不見得他說是非只說得自家底終不濟事久之又曰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卻將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飢

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注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閒看過了祖道○以下論看注解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

更添思無邪三字其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掃扯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掃扯住乙窮盡其詞兩

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學蒙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

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

會通也且所費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

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

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

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大雅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

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

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

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清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

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

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益卿

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卻不妨添

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恰是重字端蒙

聖賢說出來底言語自有語脈安頓得各有所在豈似後

人胡亂說了也須玩索其旨所以學不可以不講講學

固要大綱正然其閒子細處亦不可以不講只緣當初

講得不子細既不得聖賢之意後來胡亂執得一說便以為是只胡亂解將去當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壽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

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

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綽看過心下似有似

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冷徹

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

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

日讀書下著頭不與閒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

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閒甚書讀不

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

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是專一旦如張旭學草書見

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他專心致志如何會悟

持守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士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夔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

纔出門便千歧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道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文蔚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做甚麼人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節

人心常爛爛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

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

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爛然在矣心既常惺惺

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升卿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

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

巖和尚每日閒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

今時學者卻不如此文蔚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升卿

試定精神看一看許多暗昧魍魎各自冰散瓦解太祖月

詩曰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日未上時黑

漫漫地才一絲線路上便明羽伯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

似須硬著筋骨擔賀孫

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

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

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

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錄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茲其所以為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為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

風和日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悴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 謨

但操存得在時少閒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 祖道
持養之說言之則一言可盡行之則終身不窮 榦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人傑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升卿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通

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即為麤

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

無毫髮閒則天理常存人欲消盡其庶幾矣哉大雅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

探討之功豈易量耶益卿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會得露頭面故燭理

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既喚做

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伯羽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

地虛明如日月要閒心卻不閒隨物走了不要閒心卻

閒有所主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祖道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文蔚

把定生死路頭方子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

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

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卻說求放心存心養

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

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

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閒祇覺得異實下

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道夫

今說此話卻似險難說故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推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墮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

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念不忘之間耳何難而不為大雅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卻是能持敬但是他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卻沒下面一截事覺而今恁地做工夫卻是有下面一截又怕沒那上面一截那上面一截卻是箇根本底草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則萬理具在節

敬勝百邪泳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一分不著力處方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賀孫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柄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

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

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

矣升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

容肅皆敬之目也升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裏只

要箇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振

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方問乃是敬貫動靜曰

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方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

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

惟篤於持敬乎直
端
蒙

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誠只是去了許多偽敬只

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窒此是極處了去

偽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

根打併了教他盡淨

備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會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人傑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銳專一在此今看

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卻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閒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賀孫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

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道夫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

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明德

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孫夔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壽昌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

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佐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

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則此

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

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

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

不顯亦臨無射亦休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

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

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

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

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

工夫卻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

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

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箇基地得此心光

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著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卻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大雅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日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

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閒斷始得若無閒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爲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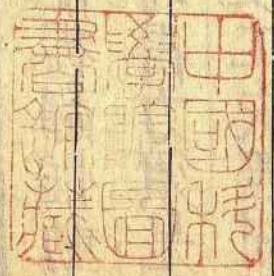
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砥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

精神

靜便定熟便透義剛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方



同信又同真公福
正誼書局重校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梁濟謙德鄰覆校

侯官鍾啓昌瑞庭分校

閩縣范福年級之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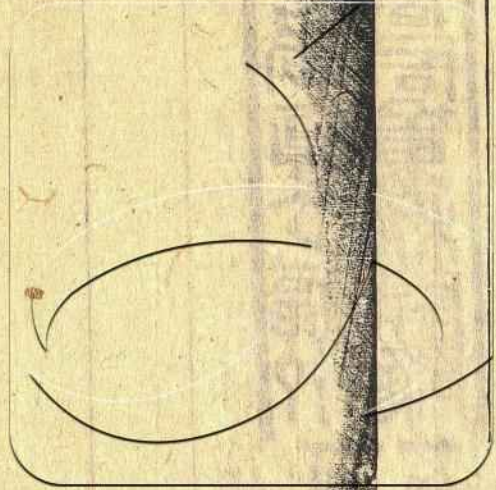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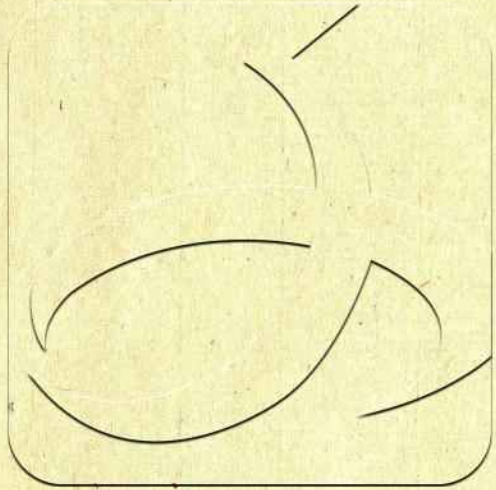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卷之二終

朱子語類

卷之二

四三

正誼堂



木子... 卷之二
三
工部

